

非常经典

当墨香之手轻轻拨动心之丝弦时，流淌的是来自灵魂的多彩乐章。华美的，亦或是悲泣的，无论身在何处，心永远在一个守候的地方守护属于自己的音符。在名著成就的乐章中，每一个文字的音符都是心的宠儿。

福地 (一)



[波兰] 莱蒙特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福地(一)

(波兰)莱蒙特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福地(一)

(波兰)莱蒙特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沉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符瓦迪斯瓦夫·莱蒙特(Wyadyslaw Reymont, 1868—1925)波兰作家。出生于彼特科夫县,父亲是教堂风琴师。由于家境贫寒,莱蒙特中学未毕业便出外谋生,先后当过裁缝、小贩、流浪艺人、铁路职员和修道士等。

19世纪80年代末,莱蒙特开始创作。早期的短篇小说《母狗》(1892)、《汤美克·巴朗》(1893)、《正义》(1899)等

反映了城乡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历程。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1896)及其续篇《烦恼》(1897)以流浪艺人生活为题材,表现了正直而又有才华的艺术家的理想的未来。长篇小说《福地》(1897—1898)是以罗兹的工业发展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劳资关系,由于这部作品的成功,莱蒙特被称为“波兰的左拉”。

1899至1908年,莱蒙特用10年时间创作了四卷本长篇小说《农民》,包括《秋》《冬》《春》《夏》。小说反映了1905年革命前后,沙俄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村状况。这部规模宏大的现实主义巨著被认为是“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给作家赢得了世界性声誉。

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受沙皇统治的波兰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莱蒙特极其苦闷。这期间他发表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幻想家》(1909)、《在普鲁士的学校里》(1909)、《吸血鬼》(1911)、《暴动》(1922)以及长篇历史小说《1794年》(1914—1917)等。

1924年,“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作家晚年思想已趋向保守,作品也较前逊色。

人物表

海尔曼·布霍尔茨——德国人,罗兹某印染厂厂长

卡罗尔·博罗维耶茨基(卡尔)——布霍尔茨印染厂经理

莫雷茨·韦尔特(马乌雷齐)——布霍尔茨印染厂股东,博罗维耶茨基的好友

马克斯·巴乌姆——博罗维耶茨基的好友

布霍尔佐娃——布霍尔茨的妻子

克诺尔——布霍尔茨的女婿

马切克·维索茨基——布霍尔茨印染厂医生

尤利乌什·古斯塔夫·哈梅施坦(哈梅尔)——布霍尔茨的私人医生

什瓦尔茨——布霍尔茨印染厂公务员

列昂·科恩——布霍尔茨印染厂代销店经理

奥古斯特——布霍尔茨的仆人



罗伯特·默里——博罗维耶茨基的助手

霍恩——布霍尔茨印染厂见习生

索哈——布霍尔茨印染厂的搬运工

马泰乌什——博罗维耶茨基的仆人

莎亚·门德尔松——犹太人，罗兹某棉纺厂厂长

鲁莎·门德尔松——莎亚的女儿

托妮——鲁莎的女友

格罗斯吕克——罗兹银行行长

梅丽——格罗斯吕克的女儿

米勒——德国人，罗兹某棉纺厂厂长

玛达——米勒的女儿，后来是博罗维耶茨基的妻子

威廉·施特尔希(威尔)——米勒的儿子，玛达的弟弟

楚克尔——犹太人，罗兹某棉纺厂厂长

露茜·楚克罗娃——楚克尔的妻子，博罗维耶茨基的情妇

老楚克尔——楚克尔的父亲

格林斯潘——德国人，罗兹某围巾厂厂长

雷吉娜——格林斯潘的大女儿

阿尔贝尔特·格罗斯曼——雷吉娜的丈夫

梅拉(梅拉尼亚)——格林斯潘的小女儿

齐格蒙特(齐格蒙希)——格林斯潘的儿子

费拉——梅拉的女友。

罗伯特·凯斯勒——德国人,罗兹某纺织厂厂长

贝尔纳尔德·恩德尔曼——凯斯勒纺织厂股东

老巴乌姆——德国人,马克斯·巴乌姆的父亲,罗兹某
纺织厂厂长

布卢门费尔德——格罗斯吕克银行事务所会计师

奥斯卡尔·迈尔男爵——罗兹某棉织品厂厂长

梅什科夫斯基——迈尔棉织品厂工程师

阿达姆·马利诺夫斯基(阿达希)——莎亚棉纺厂干事
部技工

老马利诺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的父亲,凯斯勒纺
织厂车工

卓希卡(卓霞)——马利诺夫斯基的姐姐,凯斯勒纺织
厂女工

卡齐米日·特拉文斯基(卡久)——博罗维耶茨基的好
友,罗兹某棉纺厂厂长

厄娜·特拉文斯卡——特拉文斯基的妻子

达维德·哈尔佩恩——特拉文斯基的朋友

斯塔赫·维尔切克——罗兹某头巾厂厂长



库罗夫斯基——罗兹某化工厂厂长

卡奇马列克——库罗夫某砖厂厂长

尤泽夫·亚斯库尔斯基(尤焦)——老巴乌姆纺织厂事

福地(一)

务所实习员

亚斯库尔斯卡——亚斯库尔斯基的母亲

阿达姆·博罗维耶茨基——卡罗尔·博罗维耶茨基的
父亲

安卡(安纽霞)——博罗维耶茨基的未婚妻

科兹沃夫斯基——博罗维耶茨基在里加时的同学

西蒙神父——阿达姆·博罗维耶茨基在库鲁夫的邻
居,库鲁夫修道院神父

利贝拉特神父——库鲁夫修道院神父

查荣奇科夫斯基——库鲁夫的贵族

利基耶尔托娃(艾玛)——博罗维耶茨基爱过的女人

斯泰凡尼亚·瓦平斯卡——“侨民之家”旅馆职员

卡玛——斯泰凡尼亚的外甥女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44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12
第六章	186
第七章	230
第八章	256

第一部

福地(一)

第一章

罗兹苏醒了。

工厂第一道尖厉的汽笛声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接着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别的汽笛也渐次呜呜地叫了起来。那嘶哑的、持续不变的音响传到了四面八方，就像一群恶狠狠的公鸡在歌唱，用它们的铁嗓子，呼唤着人们去上工。

有着高大的黑色身躯和细长脖子的烟囱、耸立在雨雾中的大工厂，也慢慢苏醒了，不时吐出一团团焰火，呼吸着一团团烟雾，表明它还活着，并且正从依然笼罩着大地的黑暗中活动起来。

三月的小雨混杂着雪花下个不停，在罗兹的上空布满



了一层重甸甸、粘糊糊的大雾。雨点把白铁皮屋顶敲得当当直响,然后往下流到人行道上,流到黑黝黝的、满是泥泞的街道上,流到紧靠着长长的围墙、被寒风吹得直打哆嗦的光秃秃的大树上。风是从野外松软的田地上吹来的,它使劲地在泥泞的街道上翻滚,吹得篱笆不停地摇晃,还企图把屋顶全都掀开,最后却在地面上消失了。可是过一会儿,它又把树枝吹得飒飒地响起来,还不断冲撞着一间矮墩墩的平房的玻璃窗。在这间房里,突然闪出了一线灯光。

博罗维耶茨基醒来后,点燃了蜡烛。这时闹钟也开始大声响起来,时针指的是五点。

“马泰乌什,沏茶!”他对进房来的一个仆人叫道。

“都准备好了。”

“先生们还在睡吗?”

“如果经理先生下命令,我马上就去叫醒他们。莫雷茨昨晚说过,他今天要睡久点。”

“去叫醒他,是他们拿了钥匙?”

“什瓦尔茨一个人来过。”

“有人在夜里打过电话?”

“昆凯值班,可是他走时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城里有什么情况?”他问得很急,但他穿衣的动作比这

还急。

“没有，只有一个工人在加耶罗夫市场上被打伤了。”

“够了，走吧！”

“可是，砖瓦厂街戈德贝格的工厂也起火了。我们的守门人去看过了，全都完了，只剩下围墙，火是从烤房里烧起来的。”

“还留下什么没有？”

“没有，全烧光了。”仆人哈哈笑了起来。

“沏茶，我去叫莫雷茨先生。”

他穿上衣服后，经过餐厅，来到了邻居房里。这餐厅的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刺眼的白光照射着铺上了桌布、摆上了玻璃杯的圆桌和明晃晃的茶壶。

“马克斯，五点了，起来吧！”博罗维耶茨基打开了一间阴暗的房的门，里面涌出的空气夹杂着紫罗兰的气味，使人感到难受。

马克斯没有回答，只是他的床铺坏了，被压得砰砰作响。

“莫雷茨！”博罗维耶茨基朝第二间房叫道。

“我没有睡，我整夜没有睡觉。”

“为什么？”



“我在想我们的这笔生意，还略为作了个计算，一夜就这样过去了。”

“你知道戈德贝格的工厂夜里起了火吗？马泰乌什说，全都烧光了。”

“对我来说，这不是新闻。”莫雷茨打着盹回答说。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我在一个月前就知道他要烧工厂，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他的保险金已经不生利了。”

“他的货很多吗？”

“很多，都保了险。”

“这样就把亏空平衡了。”

两个人爽快地笑了。

博罗维耶茨基回到餐厅里喝茶。莫雷茨则像往常一样，满屋子翻着他的各种各样的衣服，他责骂马泰乌什说：

“你如果不把东西都整理好，我要狠狠打你的耳光，叫你的脸变成一块红布。”

“你好^①！”马克斯这才醒了，他叫道。

“你还不起？五点都过了。”

① 原文是德文。

这响亮的说话声把那在屋顶上传播、十几秒内甚至震响了窗玻璃的汽笛声都掩盖了。

莫雷茨只穿了一件内衣,但他的背上还披着一件大衣。他坐在壁炉前,炉里一些满身油脂的劈柴被烧得噼里啪啦,十分热闹。

“你不去?”

“不,我本来要到托马索夫去,韦伊斯写信给我,要我给他送去一些新的针布;可是我现在不去,我觉得太冷,不想去。”

“马克斯,他也留在家里?”

“我有什么地方急着要去呢?到那个破篷子里去?昨天我和父亲^①还一起吃了一顿。”

“马克斯,你经常和人吃吃喝喝,不会有好结果。”莫雷茨不高兴地唠叨着,用火钩使劲地扒开火。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从第二间房里传来了喊叫声。

床猛烈地咔嚓一声。门里出现了马克斯的高大的身躯,他只穿了一件内衣,脚上穿的是一双便鞋。

“这恰巧和我很有关系。”

^① 原文是德文。